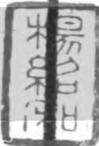


自警編

事君類下

憂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

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

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

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

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旦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
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
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
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
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
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主師契丹來爭河
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
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
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
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
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
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三

右以時省閱。

唐質肅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

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下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其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內翰范公鎮景仁。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能
卽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
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慨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
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

九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爲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呂獻可病。自草草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踈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自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相。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奈天

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上曰君實多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温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烏温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温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

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白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汎使汎爲使汎對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者於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常以死拒之汎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汎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汎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

心同對論難久之汎固執前議大忠亦然以知不可奪罷汎爲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豐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

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灤。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

不無至初示偃蹇以授伺 朝廷况

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涉

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

卒墮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

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

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

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

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

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

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戾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麇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

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敗。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隨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與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

曾魯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且載之以爲世戒。

山公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常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調也。集序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心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韓愈舉

王文正公曰。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怒。馬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示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忝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

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曰。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感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

監修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張

公諫言行錄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

將註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覓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

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其援已也。韓公琦言行錄。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自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空前。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
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
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唐公介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
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
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
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
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
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顓張天祺
戩等皆為一時顯人呂公公著言行錄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
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
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
以為民庶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
以遺其所部使收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

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言行錄之前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陳公堯佐言行錄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揚賜。傳燹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劉公安世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江。英宗為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為穎王。持國為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謝諫議似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得鄧城知縣
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
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 朝廷得一能吏乃封
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謝似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
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雜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
村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張公浚
言行錄

程公願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
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
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其道理夷
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
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

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張忠定公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坊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

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以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

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然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

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以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尔。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準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簡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管軍貞闕，高烈武，瓊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以虞侯常有卜之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心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上從之。神道碑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足為

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
一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正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
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
其選。

帝憮然有問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人庭。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
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上聞。遂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

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

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
何益。

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
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
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
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
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

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
難獨任

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
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
去可惜

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
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

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相一無
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

勿與知故也

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
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

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
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逐非此其所
短也

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
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
不合衆心

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

聖旨。然用心不端。

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上因論臺諫

天子耳目。光曰。臺諫

天子耳目。

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

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杜丞相衍結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託。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提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言以爲能。超遷閣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賚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

不惑人言。乃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執中不肯署。曰。鄉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所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著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謂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察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此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

人。言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某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姓名元昊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者。皆二將之策也。种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高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

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袖衣間，密縫之。告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尚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吳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嵩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嵩音元昊宮室。小頃箔中有入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衾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

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志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敵將軍不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古詣，匪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人皆能道之。神宗嘉祐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

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燾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脩等。劉公啟

言行錄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乞即上言
近日止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
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
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
名臣賴之以安

趙公卦
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
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

無遠邇疏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
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
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
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
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
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
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
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

此小人終不可用。三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

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太母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只爲

官家未苦理會得，

卿更說與官家。

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

王公嚴叟言行錄

上方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工；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趨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患。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賒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恤國之安危，不顧

人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因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人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執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
職事。旁招俊。又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
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江應辰。
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
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
之風。

